



胡
適

日記全集

7

1934~1939

K825.6
H859-5
7

ISBN 957-08-2710-6



08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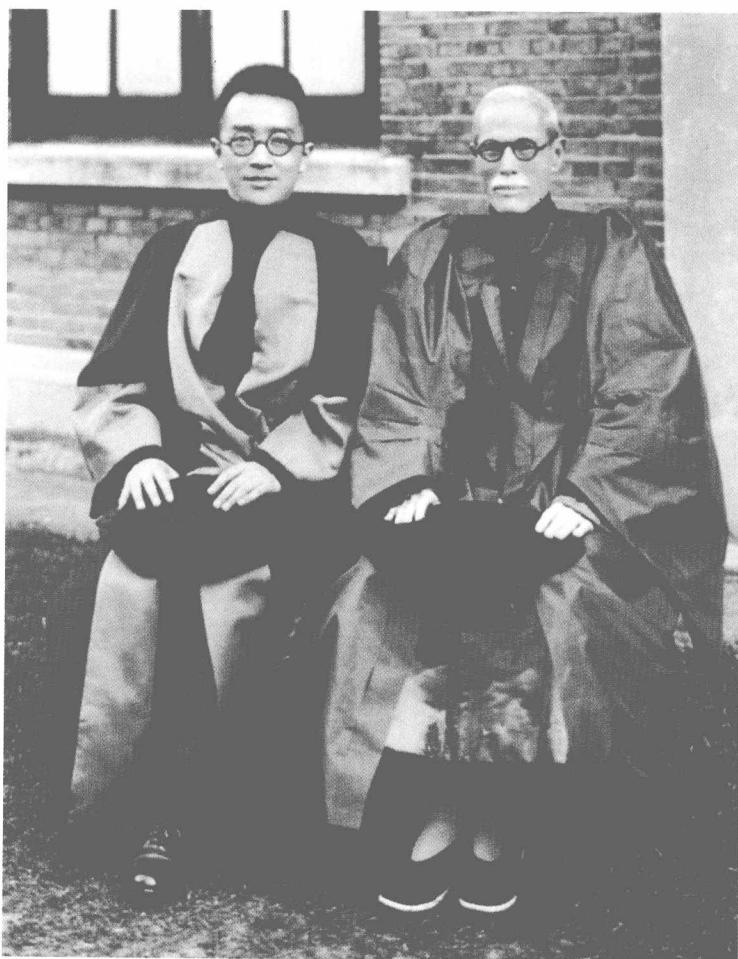
9 789570 827101

胡適日記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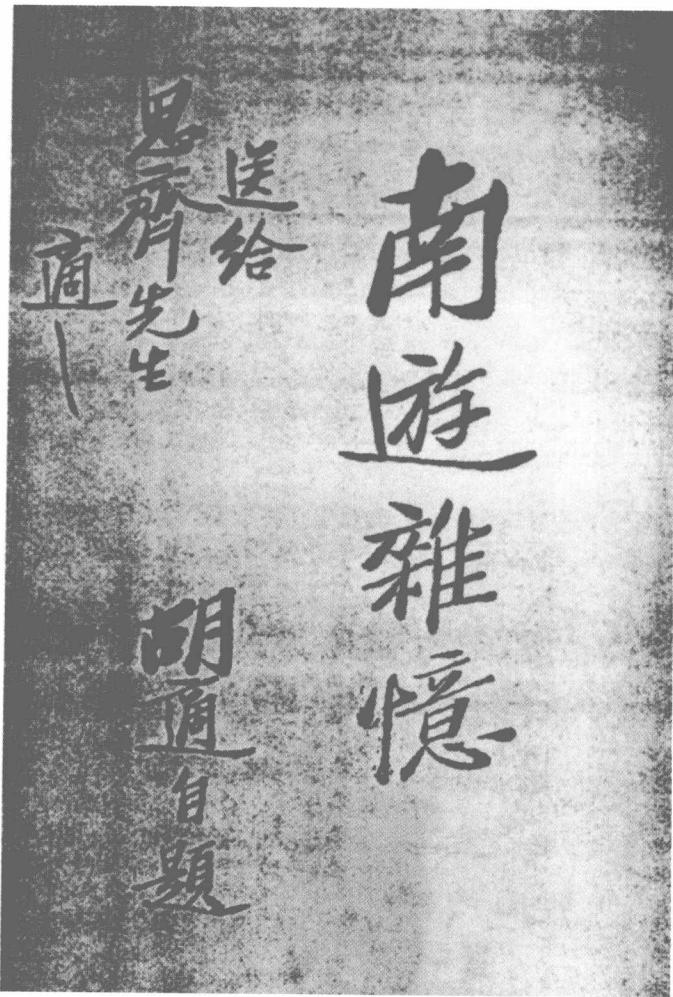
第七冊

(1934-1939)

曹伯言 整理



1935年1月，胡適在香港大學接受他的第一個名譽博士學位。圖為他與香港大學負責人合影



1925年10月，上海國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南遊雜憶》

從今天起，每天寫一首我所背誦的好詩，
不論長短，不分時代先後，不同體裁。
一年之久，這些詩可以印作一本詩選，
名「每天一首詩」。

一九三四年

胡適

後來我決定改題了。

十一月二日

胡適日記手稿(1934年)

目 次

一九三四年	1
一九三五年	163
一九三六年	299
一九三七年	363
一九三八年	453
一九三九年	625

一九三四年

胡適的日記
廿三年一月

中華民國廿三年元旦(M.)

讀葉紹袁的年譜，共三種，(1913)劉承幹刻的。

《葉天蓼年譜》(作於1638)，起萬曆十七(1589)，至崇禎十(1637)。

《續譜》(始於1640)，起崇禎十一(1638)，至(順治)乙酉(1645)。

《年譜別記》萬曆廿六(1598)至乙酉(1645)。

此譜的最早部分很不佳，浮辭甚多，駢體尤可厭，故我兩次都讀不下去。如云：

十五歲，芄支之佩，初試於邑。……六月，采芹於泮。方朔之年未能學劍；舒祺之歲僅補黑夜。是年識管東溟先生，闕黨之訓受教多矣。

十六歲，……是秋七月迄於九月，一疾甚危，幾乎不起。雖同趙岐之困，終幸摯虞之瘳。

十七歲，……賦迨冰之什。內人窈窕方茂，玉質始盛；令姿淑德，初來王湛之家；覽鏡操琴，遂似秦嘉之婦。太宜人數載愁懷，斯焉開色矣。是年仍讀書司馬公家，以宴爾暫歸。……

此種文字還夠不上一個通字，怪不得我厭惡他。但後來所記，文字上大有進步，我今天看完了，方覺得啓明的賞鑒不差。此譜

可算是一部好的自傳。他記他的家事——八子四女的家庭——頗詳，似是一個有肺癆的家庭。此譜最重要的有幾點：

①寫明末士大夫的風氣很可供史料。如云：

余自通籍後，郡試童子取價八十金，或五六十金。余凡諸侄，諸侄孫，及同年故人之子，不及寸銖，俱先後列薦則。有即青其衿者，有至於再者。當數溢價高之日，余雖貧，置之不一介念也。

又如云：

邑侯章公既以捐俸十金助我矣，又家(蒙?)致一札云：「文宗方校佩觿之後，故浙園同籍也。可以托童子一人，或得二三百金，足了喪中諸事。」余甚心感之，然余所記者一至戚之貧士，使青其子衿，我橐蕭然如故也。

(《譜》30)

又如云：

九月中有鄉民訟者，求余牘通司理，孝將居間，約三十金酬焉。是日[孝將使至]，先以十金來，止九折耳。而孝將札言己之究境潦倒，不堪為懷，云遍覓五金，聊欲供除夕柴火，遣僮入市，自袖出遺之地，不知何人拾去矣。語甚憤戾多怨。余即分五金寄孝將，代為此僮償之；而以四

金為兒輩共椒盤數日夕。其又二十金，則孝將取之為金陵秋試遊資，余亦不復問也。

(《續》11)

又如甲申思宗殉國後，其年九月，

顧漢石令錢塘，留余，俟有所獲而歸。余因揲蓍，當得幾數？遇風火鼎，卦爻俱不動。余曰，鼎三也，亦有五鼎九鼎從多則九耳。除去居間及家人輩十金，共八十金，則離三巽五為八也。卦名卦位無所不驗，亦奇矣哉。

(《別記》38)

最後一事，《續譜》中記云：

顧漢石令錢塘，因從徑山至杭。居西湖十餘日。……
刑名疏簡，僅獲八十金。

(19)

此種事皆是社會政治史料。

②寫明朝名士思想之陋，迷信之深，皆有史料功用。如寫他信風水，信夢，信占卦，信佛，信神仙，信圓光，都有赤裸裸的記載。我且舉風水為例：

三十八歲，……十一月奉先大夫葬於大珠字圩新阡，砂水亦甚明秀，而龍既不真，水又直去不顧，且年坐三煞，家門烈禍遂不可言矣。思之悵悔何極哉？(《譜》17)

其後他家死了一妻、三子、二女，他歸罪於大珠墳地；五十三歲時，他自己去尋得踞湖山地，詳記其風水之佳(《續》8-9)；隔了兩年，又請「名重海內」之江右劉伯龍去相地，劉說踞湖山地大吉，大珠不吉，

於是不得不思所以遷之。若早遇伯龍而遷，豈有諸慘戚事耶？竊為抱恨以終身矣。
(《續》13)

他的迷信之深，完全是一個中古思想的代表。《別記》有云：

先是，己亥四月，八兒儂患驚風癇疾，內人遣僕往求泐公，泐公云，「不但儂不生也，君家雁行還有凋傷。亟須以黃絹畫準提菩薩像，朝夕禮拜，持誦《準提》咒不輟，庶可保耳。」隨即依法行之。迨九月，內人亡。又越年，而兒輩怠於禮誦矣。不意庚辰即自啓當之，傷哉！
(《別記》28-29)

泐公是金聖歎家降乩的「女鬼」，錢牧齋曾作詳記。

他還有《甲行日注》八卷，也有劉承幹刻本，我未讀過。《日注》記他做和尚(1645)以後的事。

廿三，一，二(T.)

陪張蜀川、章希呂、胡鐵巖去遊西山。先到西山飯店，上

山到靈光寺，轉到秘魔崖，下山到飯店中吃飯。北大教員蒯叔平與應誼兩女士在華文學校別業過年，我邀她們來同飯。

秘魔崖有寶廷、翁同和諸名士題壁詩，多為俗人塗抹了，不易辨認。記得翁詩一首：

哀哀中朝彥，何人第一流！蒼涼萬言疏，悱惻五湖舟。
直諫吾終敬，長貧爾豈愁？何時霜葉下，同醉萬山秋？

飯後蒯應兩女士別去，我們去遊香山，只到雙清，甘露旅館，十八盤三處。

路上過萬安公墓，我們進去看李守常(大釗)的墳。去年他葬時，我不會去送。今天是第一次來憑弔。他葬後不久，他的夫人又死了，也葬在此。兩墳俱無碑碣。當囑夢麟補立一碑。

到玉泉山一遊，僅看了泉水，天已快黑了。久不遊山，今日之遊甚暢快。

看施邦曜的《遺集》七卷。其中大部分為他刻的《王陽明集》的跋語，餘無甚可讀。

廿三，一，三(W.)

上午客來甚多。有貴州黃齊生談最久。

下午到北大新年茶會。晚赴沈肅文飯約。

校《獨立》第84號。

看《老學庵筆記》卷二有云：

張子韶對策有「桂子飄香」之語。趙明誠妻李氏嘲之(張子韶)云：露花倒影柳三變，桂子飄香張九成。

張九成對策在紹興三年(1132)，是年李易安已五十二歲。

廿三，一，四(Th.)

倫哲如先生來信，說：

蒲留仙之詩，《般陽詩草》中曾選刊百四十首。此書為道光刊本，惜不得尊著所舉之兩抄本及石印本一校之。

恰好余季豫先生(嘉錫)來談，我託他把石印本《蒲集》及羅爾綱所作三種本子互校目錄帶給倫君一校。

《學風》(安徽圖書館出版)第三卷十號有王立中之《城南草堂曝書記》，其中記「萬曆本新編《目連救母勸世文》」三卷云：

明新安鄭之珍撰。字子玉，號高石山人，祁門縣人，諸生，中年後遨遊南北。書分上中下三卷，萬曆七年刻，有圖三十餘頁，刻工歙縣黃鋌，版至清初猶存。有葉宗春、陳昭祥、倪道賢等序。

又注云：

聞康熙祁門縣志述鄭氏行實尚詳。

廿三，一，五(F.)

中基會開第八十次執行委員會。

今年《大公報》邀了我們擔任「星期論文」，已宣布了。

(一) 本報今年每星期日敦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「星期論文」，在社評欄地位刊布。現已商定惠稿之諸先生如下(以姓氏筆劃多少為序)：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、丁文江先生 | 二、胡 適先生 |
| 三、翁文灝先生 | 四、陳振先先生 |
| 五、梁漱溟先生 | 六、傅斯年先生 |
| 七、楊振聲先生 | 八、蔣廷黻先生 |

我的是第一個星期(7日)，所以昨晚試寫了一篇〈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〉，今晚寫完。

今天上課講「齊學」。

廿三，一，六(Sat.)

中基會新年聚餐。馮先生夫婦來訪。

黃巖王亮先生編纂他的父親王弢夫先生搜集的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加上他自己搜集的新材料，共編成二百三十六卷；附

弢夫先生的《西巡大事記》十二卷。現已快印完了。王君(字希隱)屢次催我作序，今天寫了一篇短序。

看葉紹袁的《甲行日注》八卷。此書緊接《年譜》，從[順治]乙酉八月(1645)起，到戊子(1648)九月二十五日止。這一冊很可能使我們知道當日遺民的生活。

馮自由先生談陳濟棠在廣東的貪污，他的妾莫氏與他的哥哥陳維周這兩年來把香港的地皮都買貴了！凡政府所禁，人民所抵制，陳維周都可以包辦專賣。

胡漢民在香港，每月由陳濟棠送二萬元。

廿三，一，七(Sun.)

今天來客甚少。我五年來，每星期日上午九點到十二點，為公開見客時期，無論什麼客來都見。冬秀戲稱為「胡適之做禮拜！」有時候一個早晨見二三十個客。今天只有三位。

下午讀劉源祿編的《近思續錄》，其實只是《朱子文集》、《語類》、《或問》三書的分類編。分類全依《近思錄》，故有此名。甚方便。今日讀其《異端》一卷。

編《獨立》第85期。

廿三，一，八(M.)

作一文論武力統一之不可能，為《獨立》八十五號之用。八十四號八十三號有蔣廷黻、吳景超兩文，皆主張武力統一，